

■李晓

6年前，我失眠严重，枕边有了大把落发，一旦入睡，一个梦接着一个梦，梦里最多的场景，就是赤足奔跑在故乡山冈田野。

我感到了生命的疲惫。半夜起来翻看银行存款的数字，算来算去，买米买盐买肉，粗茶淡饭，吃吃喝喝下去，即使躺平几年，只要物价不飞涨，生活应该没啥大的问题了。

我到底又是在焦虑个啥啊？几年前，老家的土地因为一项重点工程建设，全村拆迁安置，么叔一家在城里买了房。

么叔在城里新居吃开火饭那天，特地请了我去。大方好客的么婶娘做了一大桌子乡下土菜，还请来几个乡人，我吃得饱嗝连天。

吃完饭后，谦卑的么叔说：“侄儿，现在我们一家也来城里居住了，你不要嫌弃我们，看不起我们。”

么叔的这话让我感到难为情，他以为我是城里人似的，其实都是客居寄身而已。

我18岁那年进城工作以后，么叔就在村人面前炫耀，我侄儿进城了，端的是铁饭碗。么叔对城里的生活充满了向往，在城里人面前有深深的自卑，这从他进城走在城市马路上倾斜着肩膀的姿势可以看出来。那是么叔小心穿过稻穗灌浆的稻田时的姿势，他歪斜着肩膀在尽量绕开稻子

去么叔在城郊的菜园多了，让我的睡眠

呐，么叔走在城里马路上，也是在给城里人让路。

自从睡眠不好以后，我去看望么叔。我看见么叔面色红润，直接感觉他整个人已经贯通了城市生活的气场。原来，闲不下去的么叔和么婶娘，与乡人邀约一起去郊外闲置的少许土地上种菜，一年四季的新鲜蔬菜根本吃不完，还可以卖掉一部分。

么叔对这种在城里也可过上的农耕生活感到很满意，种闲置土地，他有一种偷偷赚了一笔的暗喜。

我告诉么叔，我睡不好觉。么叔望了望我说：“侄儿，你有时间来陪我种菜。”我觉得可以试一试。

于是，我抽时间陪么叔在郊外土地上种菜，在二十四节气的天光雨露里，我看到么叔扛着锄头锄地、挖沟、起垄、播种、除草、施肥。为了不用农药，么叔还手工捉虫，真正的生态有机蔬菜。

面对那些天光云影下的青葱蔬菜，泥土里挖出的红薯、土豆，我有一种被乡土地滚滚地治愈。

去么叔在城郊的菜园多了，让我的睡眠

遇见李子柒

好转了不少。有天在菜地边，我在手机上刷到了几个视频：青山隐隐中的小院子里，草木飘香，瓜果累累。一个身着红衣的小女子，春天时骑马去摘羊夹花；夏天时一身青绿去摘黄桃，亲手做成冰镇的黄桃罐头；漫山红遍时，她去红灯笼一样的柿子树上采柿子做柿饼；冬天，穿过白雪落满的山谷，宛如仙境中人……

这些短视频，让我一发不可收拾地迷上了。那些乡间的精致生活，吻合我精神上对山水人间、田园生活的诗意想象。

我从新闻里知道这个当时28岁的四川绵阳女孩叫李子柒，在乡间，她与老奶奶相依为命，春耕夏耘，秋收冬藏，做粥从种稻子开始，酿酱油从种黄豆开始……

在不施粉黛的短视频画面里，她行云流水铺开这些劳作的默片场景，记录下一日、两人、三餐、四季的隐居生活。劳作时，满脸慈爱的老奶奶望着孙女，偶尔用四川方言唠家常，原来生活可以这样简单纯粹。

李子柒的短视频让我入迷，这个蕙质兰心的女孩，这棵倔强生长于石缝里的生命之

草！我不断地打量着她巧手下的生活：从制作酱腊肉、佛跳墙、重阳糕、桂花酒等传统地方美食，到口红纸、蜀绣、窗花、千层底布鞋等传统民间工艺艺术，她样样精通，对美好生活的热爱甘之如飴。

我把这些视频放给么叔看。么叔看了，大呼这个小女孩能干。么叔还说，他在城里种菜的生活，能不能拍成这种视频放到网络上播放。么叔的话刚说完，他就反悔了，说：“不行，不行，我可不想出名，我就是一名农民，没那么能干。”

网络时代，“今天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摄影棚”，这个叫李子柒的女孩，因为拍摄的短视频成为了巨大“网红”，她在乡间精致唯美的生活场景，击中了人心。

我想象着李子柒这些滤镜下的乡间生活，她与么叔这样一个老农民的生活，到底又有啥不同？像么叔这样匍匐于土地求食的农民，即使进城以后还不忘一把锄头一把镰刀的生活，一辈子寂寂无名，根本没指望在网络上暴得大名赚得流量。

李子柒镜头下的生活，是真实的乡村生活吗？我也一度纠结。直到看到一位学者的

评论，我心里才顿时释然。

这位学者说，对于这些被匆忙的现代生活、工作掏空的围观者而言，李子柒视频中的乡村被建构为美好的田园牧歌景观，它是故乡，是去而不复返的曾经，木屋、梅菊、荷田、桑麻，这类农业文明的文化象征符号一再出现，唤醒了大众骨子里的文化基因，成为诗意栖居的寄托和治愈良药般的存在。

前段时间，经历了年轻人人生的锤炼，退去了网络的喧嚣，停更3年后，李子柒再度归来。

这是大水走泥后的沉淀与升华。闭关修炼的3年里，她走访了全国各地上百位非遗文化传承人，以抢救的决心深耕研究民俗文化。

视频中，她的雕漆隐花经历了小暑、处暑、霜降、立冬、大寒6个节气，全身心的劳作中有72道工序，她的短视频再度回归大众视野，喂养了大众嗷嗷待哺的心房。

遇见李子柒，想起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也曾这样反抗生活的冰冷与枯燥：“人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。”

那么，就让李子柒创造的唯美生活，成为一种生活美学，成为栖居在我们精神世界里的一方田园。

它滋润着我们，哪怕片刻的治愈也是美好，由此牵引着我们的目光与脚步，唤起我们对遥远故乡青烟一般的追念。

世间如此美好

训。扎实的功底，给了他这次救人十足的信心。

回途中，刘联安晃眼看看了看臂中托着的女子，年轻、漂亮，正是热爱生活的美好年龄，是什么原因，让她厌世？

透过划出的水花，他差不多能看清岸边的植物了。湖边种了许多花草树木，四季如画，像极了自己的画作。

刘联安少时自学国画，后师从梁平竹帘厂著名画师刘俊华，尤擅画荷花、葡萄等，在圈内小有名气。他将生活的热爱融入画中。

臂上的女子太重了。这还是刘联安第一次负重游泳，一不小心，他又呛了几口水。湖水清凉，带有丝丝甜味，比苦涩的海水好喝多了。

纵是湖水清甜，也会呛人，甚至会要人命。他稳了稳心神，手上用力，脚下踩水，将女子头部高高地托出水面，奋力向岸边回游。

不能再让她呛水！湖岸就在前边！要在平时，他可能几分钟就游回去了。

他似乎还估得出自己游过来的时间，200多米，5分钟，比以前训练的速度还要快。虽然现在55岁了，比起挑战琼州海峡时也老了好几岁，但平时训练的动作要领早已刻进骨子里，形成了肌肉记忆，一蹬一划已成自然。

臂弯中的女子似乎越来越重，他不敢有丝毫松劲，奋力将她托出水面，决不让她再呛水。从经验上判断，这名女子已经休克，说不定……他不愿再往下想，脚下踩水，手上使劲，一臂一臂地往前划，一米一米地往回游，女子的头部稳稳地浮出水面。

他不知女子到底受了什么挫折，生活再难，不就是几波浪吗？冲过去了，就是一帆风顺。

刘联安的事业也不是一帆风顺的，他最初是梁平重啤九厂的职工，后来下了岗。他没有抱怨，而是主动拥抱商海。十几年前，他建起了电化厂，效益不错，还解决了几十个就业岗位。

遇到困难，只要咬咬牙，挺一挺就过去了。生活，哪有迈不过去的坎？

鹊鸣柿树

随着我年龄的增长，鸟巢竟也似在不停地长大。三五只鸦鹊以老柿树为家园，快乐地生活在它们的世界里。

陆游有诗：“翩翩林表鸦鹊语，渺渺烟边鸥鹭行。”每到晌午，当老屋的炊烟袅袅升起，鸦鹊们或围着老柿树翻飞，或踏着脚立于巢沿，欢快的鸣叫声开始奏响，“喳喳——喳喳——喳喳”，声音穿云破空，高亢、婉转又清脆。

冯延巳吟咏：“终日望君君不至，举头闻鹊喜。”鸦鹊叫唤客要来，汇集了贵客临门的希望，更寄寓了好事临近的期冀。

少时最喜欢家里来客，来客了便不会遭受父母的呵斥，不会被父母撵到地里干他们认为最轻松的农活儿，而且还少不了一顿荤腥可以大快朵颐。

每当鸦鹊在老柿树上叽叽喳喳叫得无比欢乐的时候，我便飞也似的跑到奶奶跟前大声嚷嚷起来：“奶奶，鸦鹊在叫唤了，要来客了，要来客了，快点洗一块腊肉。”奶奶回一句“要得嘛”，真的就会佝偻着身子搭个板凳踮起脚尖，从灶台上方的悬梁割下一小块油亮油亮的腊肉来。

看着奶奶将腊肉洗净，切成一小坨儿一小坨儿放进锅里煮。我竟然也相信真的有客要来，傻傻地爬上老屋后的田坎上，兀自坐在老柿树底下，巴巴地望着远处的这匹山

三

近了，越来越近了，他似乎听到了老婆在岸上焦急的呼唤声，“还有没有人呐，快来帮一把！”

岸上已经赶来了警察、应急救援队员，还有热心群众。他们都很着急，叽叽喳喳地闹麻了。

此时的刘联安感到非常累了，他多么希望有人下水来搭把手。这样不但自己能松活点，也可早一点回到岸边。可是，他又生怕有人下水来。湖底情况复杂，万一有人因为救人引发次生事故，自己哪有精力顾及，反而会给自己添乱。

终于游到岸边了，刘联安双手托着女子，费劲地站起来。湖边是淤泥，稍有不慎，就可能滑倒。自己摔倒无所谓，要是女子再掉进水里那就坏了。他看了看女子，面无人色，已无呼吸和意识了。

他不敢大意，脚下踩稳，脚趾紧抠湖底，一步步地向湖边走去。

跟踉着回到岸边的刘联安，直喘粗气。岸边的特警第一个伸手接住了女子，紧接着另几名特警将女子平放在路面上。

一名特警用手探了探她的鼻息，摇了摇头，又用手指轻轻感触了她的颈动脉，又摇了摇头。

一个鲜活的生命说没就没了，多可惜。刘联安心中一阵难过，要是自己早点发现，或是再游快一点，说不定还有生还的可能。

不能轻言放弃！这时，特警队员的专业动作很快唤醒了，他，赶快做心肺复苏！

心肺复苏，是对休克等危重人员急救的有效办法，刘联安也会。在特警队员做完一轮心肺复苏后，他顾不上喘息，也蹲下来轮换着做。

一秒、两秒，一下、两下，一分钟、两分钟，一轮、两轮……突然，女子喉咙里发出了“咕”的一声，身体有了轻微反应。

刘联安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……40多分钟后，特警队员在医院向他传来喜讯，女子救活了。

刘联安大喜，来到湖边，深吸一口气。湖水清澈，湖中的荷花花开正艳，一群水鸟欢快地在嬉戏。

世间如此美好。

■罗安会

我生长在巴蜀交界的水码头朱沱古镇。史书记载：永川朱沱，古称汉东。唐武德三年（公元620年）设县，为县衙所在地。

旧时朱沱，商贾云集，生意兴隆，人丁兴旺。古镇老街，街面宽约6米，长1000多米，一条光滑的青石板路两侧簇拥着串架木屋，古朴自然。

沿街铺面，屋檐可遮阳避雨，整条街上的居民都从事着陶器、木工、铁器、竹器、糖果、糕点及雨伞经营。

这里的土特产副产物、手工业品，经水码头运至合江、泸州、江津、重庆，乃至武汉、上海等地。

俗话说：“敲锣卖糖，各干一行。”“七十二行”里，铁匠、木匠、石匠、瓦匠、盖匠、烤酒匠、榨油匠、剃头匠、伞匠等成为古镇居民的职业首选。

朱沱地处河谷，气候温润，盛产竹子，漫山遍野生长着茨竹、水竹、金竹、苦竹、楠竹……因而竹制品成为古镇的一大产业。

古镇人竹编手艺精湛，竹席、竹帘、烘笼、箩筐、背篋、米筛、笊箕、竹扇、龙灯、油纸伞……琳琅满目，质优价廉，享誉巴渝沿江一带。

那时，我家的店铺在小什字街口，屋檐下是“罗氏油纸伞铺”的店招，店铺里挂着五颜六色、大小不同的油纸伞，散发着桐油的香味。

父亲罗吉利接替祖辈传承下来的手工工艺制伞，开了这家“罗氏油纸伞铺”，可算古镇第一家。油纸伞的店招，如同酒肆、餐馆、茶馆、丝绸和布料铺的店招一样，不断招揽着外地客商。

明末清初杰出的农学家、博物学家宋应星在《天工开物》中写道：“凡桐雨伞与油扇，皆用小皮纸。”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写道：“以新赤油伞，日中覆之。”文学作品《白蛇传》中也可看到油纸伞的痕迹。

纯手工制作油纸伞，工艺十分繁琐，工序就有60多道，需用竹木条做伞架伞骨，皮棉纸做伞面，桐油涂刷防水……从我记事起，早上醒来，就见到父亲带着三个徒弟，开启一整天油纸伞的制作。

大师兄将一根根水竹或楠竹锯成筒，开启

消逝的油纸伞

成条，划成片，去其内膜，保留其二层，逐一划成细条，动作如杂耍——麻利。

二师兄削伞骨，水浸泡、日光晾晒，制成骨架。三师兄制伞面，把皮棉纸裁成长长的三角形，一张张仔细粘在伞骨架之上，过程缓慢，精细接缝，需不时抚平皱褶，精工细作，修边、定型、曝晒……

父亲则进行技术处理，钻孔、拼架、穿线、串联伞柄、伞头装配骨架。

伞制作基本成形后，心灵手巧的母亲，就在伞面上着色，画荷花、牡丹、石榴、梅花、虫鱼等吉祥物。

我和我家两个哥哥呢，耳濡目染，无师自通，放学后拿上父亲调好的色盘，为伞面涂上颜色，制成纯色无花伞。

一切就绪，父亲的徒弟就将桐油烧熟，给伞面上两道油，待油干后收拢，就算完工了。全家人，围着油纸伞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四季轮回，重复着雨伞的制作。

油纸伞，最怕火。有一年元宵节晚上，朱沱街上人山人海，泼凉水、玩龙灯、放鞭炮，人们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。

我们全家人站在门口看烟花，一个冲天炮冲到店铺，引燃油纸伞，瞬间燃起大火，吓得我大哭。

幸好父亲在店铺左侧放置了一缸水，在众人的帮助下，火很快被扑灭，仅烧坏几十把伞，来了个“红红火火过大年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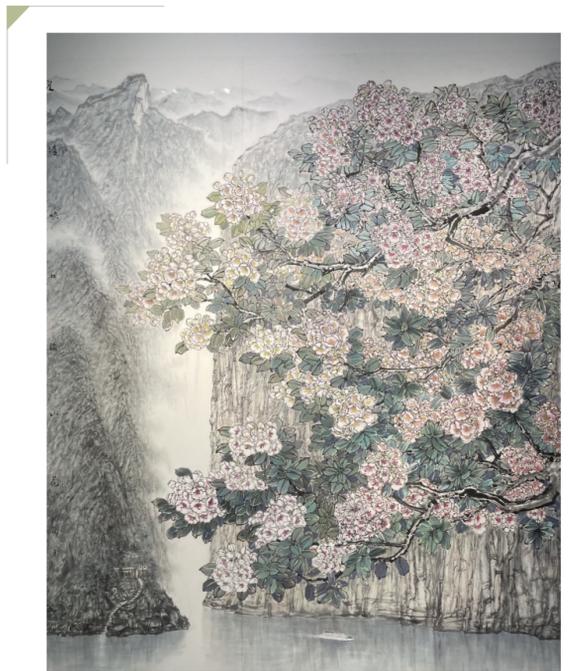
光阴荏苒，到了上世纪50年代，古镇将七十二行的匠人分别组成了铁器社、建筑社、木器社、木船社、织布社、酱园厂等，开启了集体经济发展，“罗氏油纸伞铺”由此也演变成了“工艺油纸伞厂”。

此后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朱沱油纸伞的生产定格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。

改革开放后，市场上出现了防雨布、机械制造装配伞骨架，尼龙雨伞五彩缤纷。我家三兄弟抓住机遇，将油纸伞“脱胎换骨”，创办了古镇伞厂。

我们从手工到半机械化，生产出了五颜六色、价廉物美的折叠伞、自动长杆伞、斗笠伞、车伞等。

从此，父辈的油纸伞手艺消逝在了时光的长河里。



瞿塘峡口满山花(中国画)

蒋才